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

三百九十九
四百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彛憲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九

宋 王欽若等撰

將帥部

固守第一

夫將兵之法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蓋常道也春秋已來
乃有保城亢敵堅壘拒寇糾合羣志率勵衆力窮矢石
之用極機械之變勢且危始人皆疲弊彌旬月之久絕
饋饋之給而能保全臣節甘心死地以至援兵甫集而

長圍斯解勅寇引去而危堞獲全亦有潛謀決策乘間掩擊出乎不意以收奇功至或智勇俱困衆寡不敵外絕赴救士無尺鐵遭罹非命不隕其名此春秋所謂獲死所矣

趙襄子晉卿也智伯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智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

國語云沈窳產蛙民無畔意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攻齊城惟獨即墨不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

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於齊

後漢張宗為偏將軍時鄧禹軍到柁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柁邑不足守欲以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篋方曰笥

宗獨不肯探曰死生

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

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
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必其敗乎遂
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勤勵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
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
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
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
是諸將服其勇

來歙為大中大夫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歙

與征虜將軍祭遵襲囂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
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歛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
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
潰走圍解

耿恭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
單于遣左鹿蠡王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軍三百人
救之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後王安德而攻

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
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
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
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
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
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壅絕澗水恭
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而飲之恭
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

神明豈有窮乎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泉
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
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
閔寵於柳中會明帝崩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
奴共攻恭恭勵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
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
其筋草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
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
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
兵圍恭不能下初閔寵上書求救時帝乃遣征西將軍
耿秉等赴援章帝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
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驢馬牛羊三
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閔寵已歿王蒙等聞
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
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

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陳球為零陵太守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零陵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絃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

所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城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即將度尚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追畔胡丘力居等反為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弓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皇甫嵩為左將軍時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前軍董

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之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疆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

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
不聽王國攻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
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魏韋康為梁州刺史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
遂為超所殺

曹仁行安西將軍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公攻樊時漢
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禁降蜀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
不沒者數板蜀軍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

救兵不至仁激勵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志

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外擊蜀兵仁得潰圍出蜀退走

初滿

寵為汝南太守曹仁屯樊城拒蜀而左將軍于禁等於襄陽以霖雨水長為蜀所沒蜀急攻樊城得水往往頽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能救可乘蜀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蜀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蜀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持其後耳今若遁去大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刑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蜀遂退進封安昌

亭候

郝昭築陳倉城會蜀將諸葛亮圍之亮使人說誘之昭

不從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運石磨壓其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涌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池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之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文聘為後將軍孫權以五萬衆自圍於石陽甚急聘堅

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張特守新城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是時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者我當還相語之條名別著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

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攻印綬亦復不取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闔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蜀霍峻為中郎將先主南還襲劉璋令峻守葭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

為梓潼太守裨將軍

王平為討寇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園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羅憲為巴東太守吳聞魏攻敗蜀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鄩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

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叅將楊宗突圍北出告
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
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率衆三萬人
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
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
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
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
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憲任蜀為巴東太守劉禪降乃歸
順於魏繕甲完聚勵以節義士皆

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征之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至抗退加凌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幹器可給鼓吹又賜以玄玉佩劍

吳朱然為征北將軍假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吳帝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郃度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隔絕

吳帝遣潘阜楊粲等救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
堪戰者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櫓樓臨城弓
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方勵吏士伺間隙
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
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
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撤攻退
還繇是然名震於敵國

韓當為偏將軍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帥勵將士同心

固守又敬戒督司奉遵法令太守善之

晉吳彥初仕吳為建平太守晉將伐吳彥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惟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俟之吳平始降

張光為北地都尉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卒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

迎光舉兵悲泣遂還長安

庾亮為中書令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陶侃溫嶠起兵討蘇峻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竝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

桓宣為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拒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前涼張璠為寧戎校尉時石季龍將麻秋進攻枹罕與
晉陽太守郭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
曰棄外城則大事去不可以動衆心璠從之固守大城
秋率衆八萬圍塹三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
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
率步騎二萬會之郭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士與
秋通引賊千餘入城西北隅璠使宋修張弘辛梃郭普
等拒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璠戮李嘉士以

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遠無不捷乃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反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令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宋毛德祖為司州刺史時文帝初即位後魏明元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達奚斤吳兵將軍公孫表二萬

餘人攻滑臺德祖時戍虎牢遣步騎三千拒之初亡命
司馬楚之等藏竄陳留郡界魏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
疆場大為民患魏克滑臺并力乘勝遂至虎牢明元自
率大衆至鄴鄭兵遂克金墉還向虎牢德祖於城內穴
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士
四百人為前驅叅軍卽王符等以二百人為後係出賊
圍外掩襲其後魏陣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魏雖退
散隨後更合魏又遣楚兵將軍涉歸東擊青州所向城

邑皆奔走明元自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
固得城魏領楚兵自滑臺諸軍西就兵共攻虎牢虎牢
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虎牢增
兵轉多外城皆已毀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持拒將士
眼皆生瘡死者大半德祖恩素結下衆無難心魏作地
道偷城內井深三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渴
乏肌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魏急攻遂克虎牢自
德祖還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內皆見囚執惟上黨太守

劉諶之叅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重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明元重其固守之節勒衆軍生致之

劉道錫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為氐寇所攻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保城退敵文帝嘉之

陳憲為汝南太守元嘉二十六年魏太武南侵陳頴遂圍汝南懸瓠城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之憲且守且戰

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
城內負戶以汲又佛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
端以牽樓堙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竒以應之
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內薄攻城憲督勵將士憑城牆
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上城短兵相接憲
銳氣愈厲戰士無不一當百傷殺萬計汝水為之不流
相拒四十餘日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安蠻司馬劉康
祖并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

沈璞為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為虞璞以疆寇對陣事未可測郡境首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材石積鹽米為不可勝之算後魏太武自領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為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彼大眾不攻小城故無所懼若兵薄來攻則成擒也諸軍何常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璞收得二千精卒及太武至四面蟻集攻城璞隨

應拒攻守三旬殘其大半太武遁走

申恬為通直常侍元嘉二十七年後魏武昌王寇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仍倚南山得入後魏兵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為營欲挑戰魏兵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閔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後魏退以恬為寧朔將

軍山陽太守

臧質為輔國將軍北討時冗從僕射胡崇之為魏所敗
質奔盱眙太守沈璞完為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
質大喜因共守魏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為命及
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谷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飢困聞
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
拔便引兵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元嘉二十八
年後魏太守南侵自廣陵北反悉力攻盱眙盱眙就輔國將

軍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趨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魏又恐城內水道遁去乃引大船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旦賊更方船而為桁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竝斷太武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氏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

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元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僮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邠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饗有桑乾哉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繇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鑠縛載以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

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符
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邗故爾斛
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反爾豈憶邪即時春
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
缺乏者告之當出廩相給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
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魏中童謠
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魏王北歸石濟
死魏欲渡江天不從故質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

於其上施鐵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示詔魏中諸士庶狸代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為何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賊太武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以彊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

計魏人死者與城平又射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疫疾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文帝嘉質功以為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劉襲為安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為逆襲據郡拒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明帝嘉之

柳世榮為前軍長史順帝初沈攸之反圍郢城世隆固

守

南齊曹虎為右大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明
帝永泰元年後魏攻沔北度支尚書崔惠景於鄧地大
敗魏軍追至沔北孝文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
虎牢閉門固守魏軍去城數里立營頓設蘊屋復再圍
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

梁蔡道恭為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武帝天監三年魏圍
司州城中不滿五千人食裁及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

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於塹內列艖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丁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

庾域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屬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

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死亡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
武帝詔增封二百戶

昌義之為北徐州刺史魏中山王元英圍義之於鍾離
衆號百萬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率豫州之衆會征北
將軍曹景宗以赴救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
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大破魏
軍叡遣報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

羊侃為都官尚書侯景反侃為守城督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驚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備設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為賊頻攻不息會侃病死城方陷

王僧辨為領軍將軍既平湘土會侯景浮江西寇軍次
夏首僧辨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
龕宜州刺史王琳等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
僧辨因據巴陵城帝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
杜蒨竝會僧辨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
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偽儀同于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
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克徒水陸繼進於是
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邏至於隱磯僧辨悉上江渚米

糧竝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辨乃分命衆
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守若無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
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勢如
此何不早降僧辨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
非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又再
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為不出與王相見乎僧辨不
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為書誘說城內景帥
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引道廣設壇屋耀軍

城東隴上芟除草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兔頭內薄苦攻
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帝又命
平北將軍胡僧佑率兵下援僧辨是日賊復攻巴陵水
步十處鳴鼓吹角內薄砍上城中放木擲火爨壘石殺
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
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牁推蝦蟆車填塹
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
火以燒木柵風勢不交自焚而退既頻戰摧挫賊帥任

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陳杜稜初仕東梁為石州刺史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高祖征杜龕留稜與侯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稜與安都隨方抗拒晝夜巡警撫綏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丹陽尹

杜龕為忠武將軍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辨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辨下總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臨郢

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辨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克而遁

常載初為梁義興太守高祖至王僧辨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宰竝高祖舊兵皆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者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克其水柵仍遣族弟勰

齋書喻以誅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令解兵乃以兵衆降

孫瑒梁末為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為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千餘樓

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鄆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西進周兵乃解

後魏薛強祖興仕晉為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後強復代領及符堅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眾討之因自與數百騎馳至

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
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
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

張烈孝文時為凌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
齊東昏侯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勵將士甚得
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孝文親勞曰卿定可
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鑿輿親駕臣將不免
困於犬羊

元世儁任城王澄孫孝明帝時為青州刺史邢杲之亂圍逼州城拒守遂得保全

畢祖暉為平東將軍幽州刺史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為別將以討之祖暉且前突圍入治孝昌中渤海王顥救至圍始解以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李神儁為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梁

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僑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進別將王巖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

源子雍為夏州刺史屬沃野鎮人破落汙披陵首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人戮力無有離二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僚屬僉云今天下分析強賊百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

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受國恩早受藩寄此是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辭拜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為其所執子雍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乃勅延

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為胡人所重嘗以尊禮
事之子雍為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
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領部衆竟隨子雍降延
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為胡所執合城
憂懼延伯乃人人曉諭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
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謂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竝闕
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
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卒能固守

裴詢為平南將軍郢州刺史梁將李國興寇邊四方多
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戍多為國興所陷賊已乘勝遂
向州城詢率勵固守將至百日援軍既至兵乃退加散
騎常侍安南將軍

辛祥為郢州龍驤校尉長史帶義陽太守自長生之反
也梁武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惟祥堅城
獨守

劉長文為南兖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

長文固節全城

崔楷為殷州刺史州既新立了無備禦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勵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何為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

鄭季明為醜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為梁武遣將攻圍時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

楊津為定州刺史賊帥薛修禮杜雒周殘掠州境孤城
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
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
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
長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
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受鐵券許
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
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

耳城中所有北人必湏盡殺公若置之是縱敵為患耳
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
便殺但嚴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
初以鐵券二十枝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
修禮普賢頗亦繇此而死既而杜雒周圍州城津盡力
禦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將士有功者任津料賞
兵民給復

畢祖朽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為賊帥鮮于修禮攻圍

積旬拒守自固

孟表為南充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二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草及草木皮葉作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

薛懷吉為征虜將軍時梁武遣將軍寇陷郢州三關詔元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梁梁將齊苟

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至於安陸唯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勵將士且戰且守卒全義陽

闔進有謀略勇冠當時為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繇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得全

李神為相州刺史假李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

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監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雍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無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土平除車騎將軍

潘永基為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過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

辛纂為南道行臺時梁將曹義宗攻新野纂率衆赴援
唯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
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
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
臺之在斯吾亦無繇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
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
杜顥為岐州刺史万俟醜奴亂關右顥為都督防守岐
州醜奴攻之不克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固守第二

北齊王則為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則鎮北崖戍文襄以則有武用徵為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衆向徐州與為影響堰洧水灌城則固守歷時

慕容儼為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後為開府文宣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之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脩瑱等不能尅先是郢城卑下土疎頽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脩具功無暫闕梁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

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
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
阻絕無以為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苔葛艾等草
及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分噉唯
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
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獨孤永業遷行臺尚書武成清河三年周人寇雒州永
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為土

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郭基為海西鎮將會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
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為箭
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
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祖珽為北徐州刺史會陳人侵齊珽令不闕城門守陴
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
疑之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

曉復結陣向城玃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
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
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玃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後周李遷哲為大將軍高祖天和三年詔遷哲率金上
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
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
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
臨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勝出兵救助之陳人又

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燒焚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勝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辛慶之為衛大將軍鹽池都將時東魏攻正平郡陷之

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軍乃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竝棄城走慶之獨固鹽池拒敵時論稱其仁勇

王思政為并州刺史鎮玉壁西魏文帝大統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又為使持節河南諸軍事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謂

其衆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兵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其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涌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

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
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
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
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
并收紹宗等屍以禮埋瘞後城陷被執思政初入潁川
士卒八千人城雖無外援亦無叛者

郭賢為車騎大將軍鎮魯陽潁川王思政既陷餘將權
景宣等竝收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

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為其盡力効用樂不能克乃引軍退

韋孝寬為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兵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大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

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西四面穿地作二

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而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
放火燒之柱折城竝摧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捍
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
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將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
降也孝寬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
逸豈有旬朔之間已湏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
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
曰常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

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
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
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
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
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
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
夜遁走

王羆為右將軍梁將曹景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

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梁復遣曹景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罷鐵券云城全當投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罷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罷不爾罷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景宗方退後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衆太祖以華州衝要遣勞罷令加守

備羸語使人曰老羸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羸曰何不早降羸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羸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梁士彥遷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驚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

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高琳為驃騎大將軍遷江陵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王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

去

楊敷為汾州刺史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援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強寇四集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

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手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衆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為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為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隋郭榮為後周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叅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迴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

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

豆盧勣拜利州總管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悉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逼勣於是出奇

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
劉宏字仲遠為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城宏
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
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
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宏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
城陷為賊所害

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遣
劉嵩與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

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
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所擊摧攻
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朔州總管
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嵩等又煬帝令景營遼東
戰具於北平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
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
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叛景無所私焉
及帝江都之變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

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時煬帝幸遼東楊元感作逆來逼
王城元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
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元感解去

堯君素大業未為鷹揚卽將兵起從屈突通鎮河中通
出戰敗而被執遣至城下呼之君素悲不自勝通亦泣
謂君素曰義兵所至莫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
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
以社稷名位若是何乃不思報效翻為人作說客邪通

曰我力屈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是時城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作木鷺置書於頸浮之
黃河以求外救于時百姓苦隋日久及聞義師至人有
息肩之望君素性嚴明善統馭繇是下不能叛每謂城
中父老曰君素藩邸故人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城池
甚固倉儲盈溢食盡此粟足知天下之事必若國祚傾
危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任君等持取富貴至
如今日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發言悲咽見者

莫不歔歔唐高祖賜之金券許以不死又令妻至城下呼之君素引弓射之

許紹為夷陵郡通守時盜賊蜂起郡縣多陷夷陵竟全紹之功也

唐李藝隋末為幽州總管及聞高祖踐祚奉表歸國尋為竇建德所圍五十餘日不克而退

劉瞻為涪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為寇鄰城多陷賊數攻之輒為瞻所敗高祖下書勞之曰涪州之存卿之功

也功績垂成念自勗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及裴寂之
敗也晉州以北連城悉陷惟瞻獨守李仲文以兵保之
二人併力拒戰賊來攻之輒挫其銳及太宗復并州高
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疋米三千石頒賜其將士云

李仲文初為行軍總管保于涪州劉武周遣其將萬歲
攻之仲文逆擊大破之俘斬數千人拒守三百餘日

薛愿玄宗時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已
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
愿與防禦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素無兵卒單寡

自肅宗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鷲梯衝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俱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雒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太原尹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

祿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珣等四節度衆十萬寇太原圍城月餘光弼城中四面設火礮候賊逼城以大石放礮亂擊之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二月賊復寇太原圍城光弼拒擊大破之斬賊首級七萬餘軍資兵器盡得之初賊將史思明等來攻太原聞光弼初經河北之戰人疲兵少鼓行而西一舉有圖朔方河隴之意光弼堅守太原賊有於城外無禮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以擒之繇是賊將欲行皆視地不敢逼經

月餘而思明先歸留蔡希德攻之經月不能下而退光
弼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
至府門未嘗回顧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
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許遠為睢陽太守時安祿山反遠與城父令姚閻同守
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雒許叔冀守靈昌薛
愿守潁川遠守睢陽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自拔叔
冀一年而城陷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時

張巡為譙郡真源縣令引衆入雍丘嬰城固守巡以雍
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
降而出盡驅雍丘之人東趨睢陽轉關百餘里而解玄
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中丞尹子奇攻圍睢陽
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
變巡乃出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享軍士曰諸公為國
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半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
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

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女既盡以男夫
老少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
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
救於進明進明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自臨
淮還睢陽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
月城陷巡與姚閻南霽雲許遠皆為賊所執巡神氣慷
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
向再拜曰臣勇智俱竭不能式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

為鬼誓與賊為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子竒謂巡曰聞君
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
力不遂耳子竒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
巡大罵子竒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
久哉子竒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為我
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閭霽雲同遇害唯遠
執送雒陽

魯炁為南陽節度使屯葉縣北與安祿山賊衆戰敗收

拾殘卒保南陽為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
招之不從又使偽將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令珣
死又使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
弟孟馴為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炁城
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一斗至四五千錢有價
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
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
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以自安顏真卿遣自

河北次于襄陽謂仲屏曰曹使既果決不顧萬死之地
何得阻之縱為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
心固矣公何愛焉中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
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僂騎數人仲屏又以數騎共十
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吳衆
初以為望絕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十
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
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圍中一年吳

望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自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走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襄陽節度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吳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

田廷玠為滄州刺史充橫海軍使時田承嗣與淄青李正己鎮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廷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連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

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

劉昌為河南節度張介然裨將會史朝義遣將圍宋州
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
計蹙昌為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之間
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
日當至宋州令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遂披鎧持盾登
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
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張仵以澤潞將守臨洺魏博田悅反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賊攻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久苦士卒吾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為將軍出死命且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破之仵乘勝出戰士一當百圍遂解

李洪為邢州刺史田悅反遣將康憶領兵圍邢州糧餉
路絕洪堅壁自守賊不能陷

哥舒曜將禁兵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雷電
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千人馬死者十有七曜惡
之乃退保襄城堡希烈遣其將李光輝率萬人來寇縱
火焚柵驅居人盈濠而進曜殊死戰光輝遂敗歸許州
曲環為幽隴行營節度使時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
軍固守寧陵累破賊衆擒其驍將翟輝希烈因遁歸蔡

州

張建封初為壽廬等三州都團練使時李希烈選光黨
精悍者率勁兵以討建封累月竟不能克遂退

時建封
令其將

賀蘭元均邵
怡等守霍州

張敬則本名昌始事汴州節度劉玄佐將兵數千拒李
希烈是時賊甚盛昌感勵士卒堅守城邑賊不能下

孟元陽為陳許大將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中禦守外
無救兵攻圍甚急終不能破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節度論
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共領大軍約十
五萬衆圍鹽州數重大修攻具黨項首領亦發兵驢馬
以助賊歷二旬賊以飛梯驚車木驢等四面齊攻城欲
陷者數四文悅率將士秉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
板以禦之晝夜防拒或分研營或開城出戰約殺萬餘
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牛元翼為深州刺史時王廷湊與幽州朱克融兵共圍

深州梯衝雲合元翼嬰城拒守初以滄德節度烏重胤
獨當一箇盾既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
之賊圍深州數重朝議赦庭湊以元翼為山南節度使
遣兵部侍郎韓愈宣諭庭湊又遣中使入深州取元翼
庭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庭湊克
融書以大義責之克融遂解圍而去庭湊亦退舍元翼
率十餘騎突圍而出

王凝為宣州觀察使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

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舟師據采石以援之儔違令凝
即斬之以徇命將馬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
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洵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
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洵銳意
請行凝即閱集壯丁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洵果戰死賊
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
力戰吏民請曰賊之兇不可當願尚書歸欵拒之懼覆
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賊同存亡

也既而賊亦退去

梁趙犖為馬步都虞侯時唐僖宗乾符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犖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驚散於是陳州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犖知軍州事其帥即狀聞於是下詔以犖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遍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東下況與忠武久為仇讐凌我土疆勢必然也

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
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稍弓弩矢石無
不畢備又招勁卒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為防遏都指揮
使以季弟翊為親從都兵馬使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
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為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饑謀東
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犇引兵擊
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巢黨知孟楷為陳所
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先據澱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

勢以攻宛兵陳人懼馬隼恐衆心離乃於衆中揚言曰
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謂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疆
寇建功立節去危就安願君圖之况吾家食祿久矣今
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
於為國不猶愈於生為賊之伍耶汝但觀吾破賊敢有
異議者斬之繇是衆心靡不踴躍開門與賊接戰皆捷
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宮闕又修百
司廨署糧械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中無所闕焉凡圍

陳三百日大小數百戰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犖因令

間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犖之勇果乃引大

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其旗鼓出軍縱火急

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

翊與亢堅心誓衆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翊以祖宗松

揪去郭數里慮為羣盜穿發乃夜絕心膂之士遺樞入城府庫舊弩數百枚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翊即創意制度自調弦楛置之堆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已中人馬皆洞達胸腋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孟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翊兄弟流涕感謝

劉鄩唐末為淄州刺史行軍司馬及昭宗幸鳳翔鄩以

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
姓不足守者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
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圍既久
鄆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彥溫
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而逸鄆之守兵禁之不可鄆乃
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
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者即勿禁其擅去
者族之守民聞之皆感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彥

温有奸即戮之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

李仁福為夏州蕃部指揮使會節度使李彝昌遇害本
州軍吏遂立仁福為帥朝廷因授定難軍節度使未幾
後唐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
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

韓遜為靈州節度使開平中劉知俊自同州反歸鳳翔
李茂貞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使之西攻靈武且圖牧圉
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州遜極

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

徐懷玉初仕唐為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為晉軍所攻晝夜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戰於隊中晉人遂退太祖開平二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以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千餘人擁殺下城晉軍遂退牛存節為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三千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關以家財賞給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破而

去後赴援澤州適遇守陴者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
保衙城不知所為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
晉軍四面攻闢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
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
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檀為保義軍節度使會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
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上表請駕勿親征而悉力支
吾竟全壘城

王班為澤州刺史開平二年五月蕃賊奔突澤州攻甚
急埋溝攀堞晝夜不息數日班善於拒捍懸重賞以激
勇士蕃賊屍堆積於池隍周回數里于時劉知俊自晉
州引兵來救賊衆乃遁

後唐李克寧為奉誠軍節度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
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
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
旬日

李嗣昭為太原內衙都將時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日夕選精銳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汴軍疲於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腫痢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後汴軍復營於晉祠嗣昭與周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致攻於西北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定河中皆為梁有孤城無援

師旅敗亡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搴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城退出嗣昭追擊汾慈等州梁又遣其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伐潞州深溝高壘內外重復援師不及飛走路絕嗣昭撫士堅守屢挫賊軍梁祖令人偽招說誘百端嗣昭取而焚之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感鹽炭出於地以濟飢民嘗與諸將登陴命酒張樂為賊伏矢中其脛密拔毀之坐客不之覺宴樂如故以安士心及莊宗敗梁寇於夾城長圍

遂解

李存璋為大同軍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於魚池阿保機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其使者不報賊攻雲州存璋悉力拒戰城中舊有鐵車存璋鎔為兵器以投軍士賊遂退

李存賢為慈州刺史會汴州尹浩寇隰州慈郡兵糧無積存賢懼賊攻圍乃預督民戶入秋租數千斛修城備毀城外紫極宮取其屋木後浩軍果至攻城四面掘地

道晝夜圍擊守有餘暇賊軍退走

李存進為魏州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固守德勝又汴將王瓚率衆逼北城為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隨退

周德威為武皇內衙都副時汴衆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分出諸道以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乃退後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敵來攻城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

威撫綏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

閻寶為佐國軍都將時并人攻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也壘卑而士弱素無捍守具孟人震駭攻甚急破我羊馬垣寶乃率部下勇戰擊刺于壕外復戰于壁下攘退之始備樓櫓設陴格蕃戎遁去壁乃完寶之力也

安金全為騎將累從莊宗征伐後為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十三年梁將王檀寇晉陽既敗檀怒募勇敢者夜半數道急攻兵既不敵乃驅率居人以為備守

監軍使張承業懼形於色聚衆而謀曰事急矣吾王家屬在此如失根本大事去矣金全曰僕雖老病家國是憂當死戰於城下因與石嘉材率騎軍分為數道募勇敢者副之入羊馬垣橫擊之賊衆大擾守陴者下大木轡之賊衆驚潰轉死移傷者十二三日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而迴時劉鄩敗於莘縣王檀遁於晉陽俱以敗事聞朱友貞方視朝遽退而言曰吾事去矣

高行珪為武州刺史時太原軍攻燕經年城中芻粟少

劉守光令散員大將元行欽率散員騎四千於山後牧馬兼為外援及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守光召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為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為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為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隨至武州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為留後共汝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爾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

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苟從與爾訣矣
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饑色乃召集居人謂曰
非不為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
坐見寧帖行珪為治有恩衆泣謂願出私糧濟軍以死
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入太原軍既見莊宗即令明宗
率騎援之比至行欽解圍矣

晉李周初仕唐為定霸都指揮使周尤善守備一日奔
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急遣追之使

墨繚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揚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舒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外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久拒之勞諸將等為梁人虜矣

華溫琪初仕梁為晉州刺史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

琪為節度使

郭璘為易州刺史時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眾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

王清領溪州刺史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會契丹南攻圍其城清與張從思守之少帝飛蠟詔錫之第宅契丹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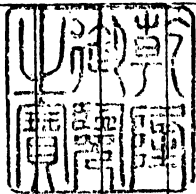
周許遷權知隰州刺史會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繇隰州賊眾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撫諭士鬪氣兼倍賊

衆傷夷皆自退去

史彥超國初為龍捷都指揮使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
戍晉州會太原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
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叶物情彥超與何徽叶力固
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
及朝廷遣樞密使王俊總兵為援寇戎宵遁

王萬敢為晉州巡檢時太原劉崇攻州城五日又併攻
四城門萬敢等遂急應赴激勵將士矢石水火隨機拒

闕死者五百餘傷者十七八奪賊攻梯焚之



冊府元龜卷四百